



大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9 February 200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第 5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06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阿查里亚先生 (尼泊尔)
后来的主席： 博拉尼奥斯 - 佩雷斯女士 (副主席) (危地马拉)

目录

议程项目 39: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其他议程项目未涉及的领土) (续)

听取请愿人申诉 (续)

议程项目 39: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其他议程项目未涉及的领土) (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 2 号 DC2-750 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印成单册。



下午 3 时 15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39:《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其他议程项目未涉及的领土)(续)

听取请愿人申诉(续)

西撒哈拉问题(A/C.4/61/4/Add.4、Add.6、Add.8、Add.12、Add.13、Add.15-18、Add.21-25、Add.27、Add.29和Add.32-35)

1. 应主席的邀请, Lenz 女士(耶稣如磐石社区教会)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2. **Lenz 女士**(耶稣如磐石社区教会)说,在撒哈拉难民营工作的八年中,她越来越认识了那些背弃的诺言,正是这些诺言迫使西撒哈拉人民在等待自决权的同时,却陷入不人道的条件中而困苦不堪。有一场残酷的政治游戏,实际就是隐性议程,窃取自然资源、操纵媒体,企图使全世界相信残暴的侵略者,摩洛哥,是撒哈拉的优胜者,甚至撒哈拉人民其实并不存在。

3. 撒哈拉人民是遵守游戏规则的,并尊重他们与摩洛哥的停火协定。他们还没有举行关于自决权的全民投票,但是,他们每天都在用他们的生命投票,争取真正的自由——而不是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的制度的自由。她敦促委员会领导世界,并组织一次全民投票,给予撒哈拉人民自决权。

4. Lenz 女士退场。

5. 应主席的邀请, Morillas Gómez 先生(圣巴勃罗大学)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6. **Morillas Gómez 先生**(圣巴勃罗大学)说,西撒哈拉仍然是西班牙对摩洛哥政权移交的牺牲品,并且现在的形势对任何人都不利。而且,在西撒哈拉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使得摩洛哥不能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投资。如果摩洛哥不放弃西撒哈拉,就不会得到发展。

7. 这种情况与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的情况差不多;尽管印度尼西亚拥有比较强大的商业实力,但是在占领东帝汶的三十年中,它既牺牲了自己的资本,又牺牲了自己的人民。由此导致的贫困和不满,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沃土,并最终引发了对巴厘的恐怖袭击。

8. 维持现状会激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阻止经济发展,增加非法移民,扩大毒品种植与贩卖,从而削弱着摩洛哥。这是在鼓励比直布罗陀海峡的哥伦比亚毒枭恐怖主义更危险的毒枭原教旨主义(narcofundamentalism)。

9. 他呼吁联合国启动自决进程,并用摩洛哥掠夺西撒哈拉自然资源的所得资助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这些资源应当得到保护,就像在纳米比亚一样。撒哈拉人民是一个开放、勤劳、世界性的穆斯林民族,是一个反对恐怖主义的同盟。相反,摩洛哥作为与西方关系最密切的穆斯林国家之一,滋生的恐怖分子最多。事实上,西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残杀——2004年3月11日的袭击——的行凶者就是由来自摩洛哥的恐怖分子领导的。

10. Morillas Gómez 先生退场。

11. 应主席的邀请, Strömdahl 先生(瑞典西撒哈拉委员会)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12. **Strömdahl 先生**(瑞典西撒哈拉委员会)说,尽管西撒哈拉冲突的结束已多次指日可待,但是,每一次都是摩洛哥拒绝坚持到底。摩洛哥人被迫在被关押和为政府从事间谍活动之间做出选择,并被贿赂投票赞成把西撒哈拉并入摩洛哥。

13. 瑞典的非政府组织(NGOs)正在开展着广泛的民众行动。其组织的活动平台就打破僵局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包括释放撒哈拉政治犯,举行针对自决的全民投票,停止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增加

对波利萨里奥阵线难民营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要求摩洛哥撤离西撒哈拉等。

14. Strömdahl 先生退场。

15. 副主席博拉尼奥斯-佩雷斯女士（危地马拉）主持会议。

16. 应主席的邀请，Newall 勋爵（廷杜夫囚犯国际委员会）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17. **Newall 勋爵**（廷杜夫囚犯国际委员会）说，其组织创建的目的是为了谴责廷杜夫囚犯的困境，并要求立即释放这些囚犯。注意到 2005 年 8 月 18 日释放的 404 名摩洛哥战犯中，有些人已经被拘禁了 25 年以上，而且根据法国自由基金的报告，他们的 120 名同志死在了监狱里，其中 27 人受到了酷刑，他要求对那些集中营中失踪人员的命运进行一次国际调查。而且，必须找到在那里死去的人的遗体。阿尔及利亚政府必须对非法关押在其领土上的受害人所遭受的酷刑和虐待提供赔偿。

18. 他还呼吁国际社会调查居住在廷杜夫难民营中的撒哈拉人的状况。西撒哈拉冲突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经过谈判达成一项政治解决方案。委员会必须努力促成这一解决方案。

19. Newall 勋爵退场。

20. 应主席的邀请，Ait-Baala 女士（国际妇女行动）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21. **Ait-Baala 女士**（国际妇女行动）说，2006 年 5 月发生的人民起义使廷杜夫难民营本已非常糟糕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了，十分清楚地表明，波利萨里奥阵线是靠所谓难民营中的军事系统和阿尔及利亚正规军来维持的。起义之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装的电话线被切断了，难民营也被包围了。**Rguibat**

Laâyaycha 部落的成员被锁定为特别严厉惩罚的目标。

22. 波利萨里奥阵线的领导人继续挪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就廷杜夫难民营的生活条件欺骗国际社会，而国际社会却保持沉默。与此同时，廷杜夫地区正在变成各种非法贩运、走私、武器交易、偷渡移民和恐怖主义组织的滋生地。她呼吁向难民营的难民提供援助和保护，并要求波利萨里奥阵线的领导人和阿尔及利亚当局取消针对那个民族的封锁，给予他们言论自由。国际社会必须向阿尔及利亚施加压力，使其直接与摩洛哥进行谈判，以结束西撒哈拉的人为冲突，从而避免发生类似卢旺达那样的灭绝种族罪。

23. Ait-Baala 女士退场。

24. 应主席的邀请，Castellano San Ginés 先生（加那利群岛议会议员）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25. **Castellano San Ginés 先生**（加那利群岛议会议员）说，加那利群岛在地理上如此靠近摩洛哥，以至于它们也遭受了冲突的后果。它们必须为了整个大陆的利益而致力于非洲的发展。

26. 欧洲殖民国家对非洲领土的分割造成复杂的现实，而这一现实忽视了撒哈拉人民的利益。大会第 1541 (XV) 号决议执行起来混乱而又困难。自决权是为遥远的西方国家所统治领土的非殖民化而设计的一个法律文件，它在西撒哈拉的应用是有问题的。组织全民投票的努力已经失败，因为两个政党在谁可以投票的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

27. 他欢迎给予西撒哈拉在摩洛哥领土内范围广泛自治的提案，尽管这个提案与随后针对自决的全民投票并不相关，但为就形势进行理性政治辩论开辟了道路。这个提案并不表示各个政党都要放弃他们的政治抱负，也不意味着放弃该地区合法的政治地位。它将为在多元民主框架内通过广泛共识解决分

歧，以及结束撒哈拉人民的苦难提供一种机制。解决方式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所采取的方式，并将涉及到一定程度的自治。

28.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个别问题外，两个政党必须就自治的范围和廷杜夫难民营中撒哈拉人的状况达成一致。国际社会不应当以地理位置作为解决问题的条件。为了让撒哈拉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拥有更发达的社会，现在是时候通过接受摩洛哥领土内的自治对西撒哈拉问题结案了。

29. Castellano San Ginés 先生退场。

30. 应主席的邀请，Cioffi 女士（欧洲民主联盟民众小组）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31. Cioffi 女士（欧洲民主联盟民众小组）说，有必要寻找到一种政治解决方案，来解决西撒哈拉问题，以减轻阿尔及利亚廷杜夫难民营中平民的日常苦难。为了提供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必须评估出需要援助者的确切人数，包括廷杜夫难民营中的人数。为了进行这一评估，阿尔及利亚应当授权国际组织在难民营中进行定期的人口普查。而且，应该给予提供援助的组织不受限制地进入难民营的权利，以确保货物的公平分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做出决定，将难民人数从原有的 158 000 人减少到 90 000 人，这使得更有必要将援助目标锁定在那些最需要援助的人身上。为了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共同努力并得到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找到解决西撒哈拉问题的方法，将有破坏整个地区稳定的危险，并使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贩运人口等情况更加恶化。

32. Cioffi 女士退场

33. 应主席的邀请，Warburg 女士（人人自由）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34. Warburg 女士（人人自由）说，三十多年来，波利萨里奥阵线拒绝给予撒哈拉人民以家庭方式生活的权利、自由来往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从而侵犯了最基本的人权。撒哈拉难民自由结社以及在阿尔及利亚内外旅行的权利遭到了拒绝，这有违《世界人权宣言》和《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撒哈拉人民受到镇压、酷刑及任意监禁。幼儿被强制性地迁移和递解出境，许多人后来才得以与家人团聚，这也有违《儿童权利公约》。这一不人道的行径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让他们的父母企盼着能与他们的孩子团聚的那一天，而顺从波利萨里奥阵线，并留在难民营中。

35. 撒哈拉难民营坐落在一个军事区内，有一些拘留中心和军事训练场，尽管事实上 1987 年难民署已经要求各国要保持难民营的平民性质和人道主义性质。《人权公约》一直坚持要对难民进行重新结合和编组，但是撒哈拉人民却被分散到廷杜夫地区相距 30 至 172 公里不等的四个难民营中。2006 年 2 月，倾盆大雨和暴洪袭击了这些难民营，需要难民署提供紧急援助。波利萨里奥阵线不是动员其部队去解决人道主义危机，而是组织部队庆祝其自己宣布的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没有基本的人权，破烂不堪的生活条件，以及独裁的波利萨里奥政权引发了廷杜夫难民营的多次暴动和叛乱，但都被残酷镇压了。

36. 对国际社会捐赠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公款挪用给难民们的福利以及马格里布和地中海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波利萨里奥阵线经常向邻国出售这些援助，以便筹措资金来购买武器。剩余的最后一批摩洛哥战犯已于 2005 年获释，但是，仍然还有许多人或者下落不明，或者被杀死在廷杜夫难民营中。人人自由支持前摩洛哥战犯要求阿尔及利亚政府对阿尔及利亚领土内犯下的侵犯人权行径进行赔偿的主张，并要求提供那些仍然下落不明的被关押者的详细信息。人人自由敦促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派往廷杜夫调查难民的境况，确定侵犯人权的程度，并把犯罪人送上法庭。

37. Warburg 女士退场。

38. 应主席的邀请，Alonso Rodríguez 先生（西班牙人权联盟）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39. Alonso Rodríguez 先生（西班牙人权联盟）说，有必要澄清一些在有关西撒哈拉问题的攻击性和不准确的说法。很显然，在被占领土上，基本的自由权一直受到侵犯，而且，2006 年，欧洲议会的一个委员会还被拒绝进入被占领土。不允许访问者亲眼看看难民营和监狱里的情况。500 名撒哈拉人在进行绝食抗议，总体情况是令人悲痛的。2006 年在西班牙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听到了一些有关 1975 年屠杀撒哈拉人的控诉。这些罪行不能再继续逍遥法外了，摩洛哥国王也不应当允许摩洛哥军队再进行屠杀了。令人遗憾的是，西班牙政府在西撒哈拉问题上没有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因为至关重要，不能使这一侵略合法化。当前迫切需要找到解决西撒哈拉问题的办法，以减轻撒哈拉人民的苦难。

40. Alonso Rodríguez 先生退场。

41. 应主席的邀请，Aurrekoetxea 先生（支持撒哈拉人民成立一个西班牙语国家机构）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42. Aurrekoetxea 先生（支持撒哈拉人民成立一个西班牙语国家机构）说，尽管西撒特派团在 1991 年就已成立，其目标就是组织关于自决和独立的全民投票，但西撒哈拉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这是令人悲哀的。撒哈拉人民已经为通过全民投票而实现自决准备了所有必需的国际及法律条件，希望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这一和平解决方案应当以国际法院 1975 年 10 月 16 日做出的咨询意见为基础，该意见明确表示，摩洛哥对西撒哈拉没有领土主权，而且大会第 1514 (XV) 号决议适用西撒哈拉问题。撒哈拉人民再也不愿意被占领，而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非殖民化。撒哈拉人民耐心等待联合国采

取行动保障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已经等了 15 年多了。但是，耐心是有限度的。而且，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在摩洛哥占领下饱受痛苦的数万男子和妇女，不要忘记 1975 年逃到廷杜夫难民营的数十万人。这些难民营的条件每况愈下，因为基本的粮食储备快用完了。这就使得对解决方案的需要更加迫在眉睫。

43. Aurrekoetxea 先生退场。

44. 应主席的邀请，Miranda Navarro 女士（西班牙律师总委员会）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45. Miranda Navarro 女士（西班牙律师总委员会）说，前几年从西班牙派去的独立法律观察员曾公开谴责了在西撒哈拉持续侵犯基本人权的情况。2006 年，这些谴责得到了国际律师协会的支持。这些法律观察员旁听了起诉撒哈拉人权激进主义分子的庭审，并走遍了这片领土。联合国决议已经认定，西撒哈拉是一块非自治领土，应当实施非殖民化进程，而摩洛哥却在非法占领这块领土。西班牙派去的法律观察员们注意到，摩洛哥没有对撒哈拉激进主义分子进行审判的合法权力。指控这些激进主义分子所犯的罪行都是发生在摩洛哥管辖范围以外，这些激进主义分子都是撒哈拉公民。

46. 在形势十分紧张和有大量警察和军事力量在场的情况下，于 2005 年 12 月在摩洛哥的阿尤恩市，对 14 名被称为人权激进主义分子主要头目的撒哈拉人进行了审讯。试图旁听这次审讯或在审讯现场附近的撒哈拉人遭到了殴打。由于遭受了酷刑，也由于两个月的绝食抗议，这 14 名被拘留者的身体状况都非常糟糕。这些被告拒不承认法庭的合法性。法律观察员们注意到，这次审讯违反了国际法和摩洛哥法律，因为未授予这些被告无罪推定，未给予接受医疗的途径，也不允许进行辩护。法官按警察机关的指令行事。

47. Miranda Navarro 女士退场。

48. 应主席的邀请，Assor 先生（萨里三信仰论坛）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49. Assor 先生（萨里三信仰论坛）说，廷杜夫难民营的粮食短缺，是阿尔及利亚和波利萨里奥阵线自己造成的。应那些认为阿尔及利亚大大夸大了难民营中的难民人数的捐赠组织的要求，在面对阿尔及利亚拒绝允许对难民营居民进行可靠的人口普查的情况下，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自己进行了计算，把人口总数削减了几乎 20%，消减至 90 000 人；正像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报告（A/61/121，第 7 段）中所表示的那样，他们因此减少了粮食援助的数量。阿尔及利亚一直拒绝让中立的观察员对援助的分配情况进行监督；这样一来，正如一些机构所报告的那样，负责这项工作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就能在阿尔及利亚的默许下，为了自身利益而挪用大量粮食，将其送到别的地方。结果是，难民营中的大多数居民实际上都在挨饿。甚至在波利萨里奥阵线为展示实力举行军事演习而挥霍无度的时候，它还在一直要求更多的粮食援助。撒哈拉人民对那些似乎只对自己权力感兴趣的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确实已经彻底失望了。

50. 应当允许难民署对难民营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确定真实的需求数量。应当要求阿尔及利亚取消其为难民营的封锁，允许自由进入这些难民营，以及居民的自由行动等。允许援助机构自己对援助进行适当管理也是很重要的。他的组织要求对这种欺骗性的援助挪用立即进行国际调查，这种挪用剥夺了廷杜夫人民所需要的援助。

51. Assor 先生退场。

52. 应主席的邀请，Bahajjoub 女士（保护家庭组织）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53. Bahajjoub 女士（保护家庭组织）说，尽管那些在廷杜夫难民营受苦受难了几十年的摩洛哥战犯的苦难已经结束了，但是，阿尔及利亚当局从来没有对难民营中失踪的 350 至 500 名被监禁者做出说明；也没有把掩埋在难民营的约 50 具摩洛哥人的尸体送回国——这是对《日内瓦公约》的践踏。阿尔及利亚十五年来一直对国际社会要求解决失踪人口问题的呼吁置之不理，而且对国际人权组织有关摩洛哥被监禁者，以及内战开始以来在阿尔及利亚领土失踪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其他人的呼吁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54. 鉴于波利萨里奥阵线在阿尔及利亚领土上犯下的种种违法行为，必须启动独立调查，以澄清这些失踪人员的情况，并找出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员，把他们送上法庭。

55. 同时，也迫切需要调查廷杜夫难民营中平民人口的状况，他们生活在不人道的条件下，遭受着侵犯人权的暴行，以及行动自由、言论自由、见解自由方面的限制。难民营中令人担忧的粮食短缺问题已经不证自明了，并且在联合国机构决定减少粮食援助之后更加严峻了。这一决定的做出部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提供的浮夸数字，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大量的粮食卖给了邻国。

56. 她呼吁委员会通过鼓励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进行直接谈判，帮助结束西撒哈拉冲突。需要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以结束苦难和避免该地区巴尔干化。

57. Bahajjoub 女士（保护家庭组织）退场。

58. 应主席的邀请，Piccolo 先生（罗马市议会议员）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59. Piccolo 先生（罗马市议会议员）说，对摩洛哥来说，领土完整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西撒哈拉是它 1975 年收复的最后一部分领土。声称是国

际法捍卫者，并且打出了自决标语的阿尔及利亚，随着以建立波利萨里奥阵线和发动对摩洛哥的代理战争为开端的明确战略的出台，使自己深深陷入了随后发生的西撒哈拉冲突之中。阿尔及利亚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意图，在其 2003 年关于分割撒哈拉的提议中暴露无遗。

60. 在他看来，在西撒哈拉进行关于自决的全民投票，不管结果如何，都不能解决冲突。考虑到撒哈拉社会的性质，以及确定选民名册中无法逾越的障碍，这只会使危机更加复杂化。国际机构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因为他们坚持了对这一问题的错误表述。结果，马格里布生活在战争危机四伏的状况下；由于阿尔及利亚统治阶级的贪婪，分离了渴望合作、渴望共同生活在一个稳定繁荣区域的兄弟民族。大马格里布联盟的梦想注定只能是幻想。

61. 阿尔及利亚拒绝了摩洛哥通过谈判达成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的真诚意愿。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摩洛哥努力去建立一个基于尊重权利和自由的现代化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公民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愿。摩洛哥关于在摩洛哥主权下给予南部省份以广泛自治的提案正在引起全世界的特别关注。

62. 通过委员会，他呼吁阿尔及利亚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与摩洛哥进行直接谈判，以达成彼此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

63. Piccolo 先生退场。

64. 应主席的邀请，Quatrano 先生（国际观察团）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65. Quatrano 先生（国际观察团）作为刑事法院法官和监督马格里布、西非和中非国家审判和法律程序的组织创始人发言说，他希望作为被摩洛哥非法占领的西撒哈拉的一名观察员和人权捍卫者，根据他的经历进行发言。

66. 根据曾监督审讯了一些好战撒哈拉人权维护者的欧洲法学家国际代表团的报告、像大赦国际这样谴责非法失踪和政治虐待的机构的报告，以及来自被占领土、表明思想自由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遭到否定的系列控诉，可以断言，摩洛哥当局正在镇压那些徒劳地要求通过全民投票获得自决权的撒哈拉人民。应将撒哈拉被监禁者看作是有良知的被监禁者，因为他们被捕只是由于表达了他们的信念。大部分人民进行的抵抗都是完全和平的，而对这些抵抗，警察却使用了非法的暴力手段，比如失踪、虐待和酷刑等，正如他自己亲自查明的那样。根据国际观察员的说法，在领土内进行的审讯都没有遵循适当的程序，而是根据通过酷刑获得的证据。

67. 西撒哈拉严峻的人权状况需要采取行动。在可能举行任何全民投票之前，必须先确立对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的尊重。因此，应当授予西撒特派团更多任务，监督领土内尊重人权，包括示威权和被监禁者权利等情况。

68. Quatrano 先生（国际观察团）退场。

69. El Mojahdi 先生（Sahraoui 人权协会（ASDH））说，他自己在撒哈拉西部的监狱和集中营度过了二十四年，为国家做出了牺牲。他来到委员会面前，为撒哈拉的事业辩护。问题的根源是那里的非法局面。

70. 尽管摩洛哥像其他国家一样，过去曾经犯过侵犯人权的错误，但是现在它成立了穆斯林世界中的第一个人权部，而且还建立了一个调查那些审讯了人权受害者的法院职能履行的机构。人权部通过其调解委员会，寻求形成一些国家调解的手段，并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些努力代表了质的飞跃，应归于其年轻国王的良好愿望和对民主的关注。摩洛哥年轻人的志向，或许还有撒哈拉人民的志向都能得以实现。

71. 他很遗憾议程上还保留着这个问题。但是，为了实现稳定和睦邻友好，争取一个联合的马格里布，怀着对邻国的善意，冲突的所有各方都能在下一次会议期间来到委员会陈述他们的立场。

72. El-Mojahdi 先生退场。

73. 应主席的邀请，Ducarme 先生（比利时议会议员）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74. Ducarme 先生（比利时议会议员），引用了他与无国界律师和欧洲战略情报和安全中心成员一起对西撒哈拉人权问题所作的独立分析说，在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就最新的人口普查问题达成一致，从而确定选民名册之前，联合国组织全民投票的尝试注定要失败。期待着摩洛哥最近提出的给予西撒哈拉广泛自治措施的提案将重开在联合国的辩论。

75. 最后一批摩洛哥战犯从波利萨里奥阵线集中营中获释，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波利萨里奥阵线侵犯了人权，如酷刑和强制劳动，而这些至今仍未受到起诉。另一方面，摩洛哥已于 2004 年承认，对人权的侵犯是其官员根据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实施的，并且对许多受害者已经进行了赔偿。

76. 他自己的廷杜夫难民营独立人道主义代表团，根据所收集的第一手报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难民营中的儿童教育严格教条化和军事化了，常常还要到古巴军营进行几年的进一步教化，这违反了《儿童权利国际公约》的许多规定。因此，联合国应当重新考虑向廷杜夫难民营中的撒哈拉难民提供教育援助，直到对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教育体制进行全面修订。他希望表示，他所属的人道主义组织想看到所有必需的人道主义援助都能提供给廷杜夫难民营中的难民，但是决不在政治上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

77. 很显然，对西撒哈拉人权建设的持续关注是那里可能实现政治解决的关键。给予撒哈拉人民的任何新的政治权利都毫无作用，除非也保证尊重他们所有的其他基本权利。他认为，欧盟应当就移民和

政治、社会以及经济援助等方面，促进与地中海地区的合作。

78. Ducarme 先生退场。

79. 应主席的邀请，Cervone 女士（基督教民主党和人民党）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80. Cervone 女士（基督教民主党和人民党）说，尽管国际法院 1975 年十分明确地承认了西撒哈拉和摩洛哥之间的关系，阿尔及利亚仍然无耻地继续利用这个问题破坏摩洛哥的领土完整。国际社会才刚刚对阿尔及利亚的毁谤行径觉醒。阿尔及利亚政府继续要求为其通过武力扣留在其领土上的无辜难民要求人道主义援助，尽管有成千上万的美元由其支配。

81. 有关人权和儿童的非政府组织都忽视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发展就是，每年有成百上千的儿童充军，表面上是为了他们的教育，但实际上是对他们进行教化。在阿尔及利亚的同意下，波利萨里奥阵线将这种充军作为一种手段，来向儿童父母施加压力，让他们留在廷杜夫难民营中。

82. 国际社会应当承担起责任，为难民，特别是儿童提供援助。对现在这种状况的谴责不能只集中在波利萨里奥阵线上，它除了执行其阿尔及利亚伙伴的指示或其授权之外，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阿尔及利亚当局不能逃避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道义、政治或物质责任。如果不是因为阿尔及利亚的态度，“西撒哈拉问题”决不会存在，马格里布人民也会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83. Cervone 女士退场。

84. 应主席的邀请，Moniquet 先生（欧洲战略情报和安全中心）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85. Moniquet 先生（欧洲战略情报和安全中心）说，他作为其中一员的独立内部调查团，就西撒哈拉的状况采访了拉巴特和阿尤恩的几十人；阿尔及利亚

当局不允许访问廷杜夫。一批接着一批的目击者提供了谴责性的证词。很显然，在过去二十年中，波利萨里奥阵线的领导人及其安全官员对一波又一波的镇压负有责任，这些镇压针对的是几百名自己的成员，以及理论上受其保护的难民营中的撒哈拉难民。与其他的极权主义运动一样，波利萨里奥阵线进行了开脱，既为了清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 Abdelaziz 总统可能的竞争对手，也为了证明自己的备战状态是正当的。

86. 镇压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犯罪和虐待。有一些法外逮捕引发了绑架或者被迫失踪。这些“被捕者”从未提交法官或任何拥有适当法律身份的人，也从未被告知他们的刑期是多长时间。

87. 还有一个广泛使用酷刑的问题。拘押的条件——例如，在拉希德监狱——是难以容忍的。囚犯被拘押在地下牢房里，站都不可能站直了。有大约 118 间这样的牢房。一些目击者被关押在那里好几年了，每天只允许放风几分钟。一旦被监禁，这些囚犯就只能以他们牢房的编号为名了。另外一些囚犯被送去强制劳动。食物很差，医疗服务实际上不存在。

88. 还有一些法外处决，经常伴随着一些暴虐行径。调查委员会获得了一份 43 人的名单，都死于酷刑，或被草草处决。该委员会还有一份数十人的名单，都是酷刑实施者。

89. 基于这些原因，调查委员会认为，波利萨里奥阵线应被视为不适合参加关于西撒哈拉问题政治解决方案的讨论。

90. Moniquet 先生退场。

91. De Roeck 女士（比利时议会机构间小组“争取撒哈拉人民和平”）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92. De Roeck 女士（比利时议会机构间小组“争取撒哈拉人民和平”）说，她通过与撒哈拉人的接触，以

及对摩洛哥和被占领土的访问获知，在西撒哈拉被占领土上暴力再次猖獗起来。和平示威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被监禁者遭受着酷刑，死亡时有发生。2005 年，她应驻比利时的一个摩洛哥协会邀请曾去过被占领土。尽管给了她选择目的地的机会，但只允许她在阿尤恩呆了几个小时，并且阻止了她去看达赫拉和黑人监狱。

93. 摩洛哥对阿尤恩做过大量的投资，但是其投资是其更大范围吞并政策的一部分。尽管阿尤恩和西撒哈拉只有 3% 的摩洛哥人口，它却将国家预算的 10% 投资了这一地区。这一政策是为了鼓励人们重新定居在这一地区。自愿从难民营回来的撒哈拉人可以得到终身免费住房，以及免费的教育和两年养恤金，直到找到工作。这样的待遇与摩洛哥北部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那里半数人口是文盲，几乎没有保健服务。

94. 摩洛哥给世界的印象是在寻求解决方案。它承认它不赞成全民投票，却草拟了一项在摩洛哥旗帜下实行撒哈拉自治的提案。这项提案完全不同于经过修订的《贝克计划》，她确信，难民营和被占领土的撒哈拉人口决不会接受这项提案。

95. 联合国不应该允许遗忘西撒哈拉问题。撒哈拉人民应该可以通过全民投票表达他们的意愿。现在是举行全民投票、结束这一野蛮占领的时候了。

96. De Roeck 女士退场。

97. Fernandez Toledano 女士（古巴）行使答辩权说，Ducarme 先生的发言构成了对古巴政府和人民的公然诽谤。古巴高度重视教育，将帮助向非自治领土的人民提供受教育机会视为其道义责任。因此，根据大会第 56/68、57/134、58/105、59/130 和 60/113 号决议，它向来自这些领土的 500 名学生提供了奖学金。请愿人应当敦促那些更发达和拥有更多资源的国家效仿古巴的例子，而不是侮辱古巴。

新喀里多尼亚问题 (A/C.4/61/5)

98. 应主席的邀请, Mapou 先生 (Rheebu Nuu 委员会) 在请愿人专席就座。

99. **Mapou 先生** (Rheebu Nuu 委员会) 说, 新喀里多尼亚的土著人民, 卡纳克人, 正设法恢复对其矿产资源——主要是镍——的主权, 而多国公司则在设法将这些资源占为己有。非殖民化进程已经开始, 而且根据 1998 年 5 月 5 日《努美阿协定》, 最迟应于 2019 年完成。然而, 令人怀疑的是, 管理国法国是否在诚心诚意地实施这一进程, 以及这一进程是否能按照国际社会确定的规则进行。

100. 他表示, 希望即将到来的非殖民化研讨会能够在新喀里多尼亚举行, 希望秘书长特别代表能够前来明确卡纳克人的地位。国际文件庄严载入的原则和权利应当纳入《努美阿协定》。现在的形势是, 卡纳克人面临着以发展和民主为幌子而开拓殖民地的图谋。同时, 在跨国公司掌控下, 新喀里多尼亚冒着遭受环境破坏和财政损失的巨大风险。

议程项目 39: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其他议程项目未涉及的领土) (续)

101. **Pierce 女士** (联合王国) 回答西班牙代表在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发言, 告知委员会, 在联合王国与首席部长率领的直布罗陀代表团发起很长时间后, 新的直布罗陀宪法草案已经得到了一致同意, 规定了联合王国和直布罗陀之间一种现代成熟关系。正如直布罗陀首席部长所说, 联合王国和直布罗陀之间的关系是“非殖民地的”。

102. 不久, 新宪法将在直布罗陀政府即将组织的全民投票中提交给直布罗陀人民。这次全民投票将是直布罗陀人民对自决权的行使。

103. 联合王国准备好了承担国际和国家责任。它关于将领土从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上“除名”的观点众所周知。政府还认为, 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在考虑是否应当将某一非自治领土除名时所采用的标准已经过时了, 没有考虑到联合王国与其海外领土之间的关系已经现代化了。同时, 联合王国认为, 领土完整的原则并不适用于直布罗陀的非殖民化。

104. 令人满意的是, 经过近两年的紧张谈判之后, 联合王国负责欧洲事务的部长、西班牙外交大臣和直布罗陀首席部长能够宣布第一批协定, 这批协定涵盖了直布罗陀机场、边境流量、电信和养恤金问题。联合王国政府欢迎对话的结果, 这将对直布罗陀及其周边区域人民的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联合王国政府相信, 尽管在主权问题上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分歧, 但是三方仍可能为了相关各方的利益而共同努力。

105. 在主权问题上, 联合王国政府将坚持其长期以来对直布罗陀人民的承诺, 即联合王国决不会参与违背直布罗陀人民意愿将其置于另一个国家主权之下的安排或主权谈判。

106. 联合王国政府深信, 作为得到联合国承认并且自 1946 年就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的一块单独的领土, 直布罗陀享有《联合国宪章》赋予的权利。因此, 联合王国政府支持直布罗陀人民的自决权, 这一权利根据《宪章》的其他原则和权利得到了促进, 但例外的情况是, 在联合王国政府看来, 如果联合王国放弃主权, 《乌德勒支条约》第十条赋予了西班牙第一优先拒绝的权利。所以, 联合王国政府的立场是, 对自决权不加限制, 但是直布罗陀选择独立须经西班牙同意。

下午 6 时 15 分散会